

不安分的 春天

王心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用清新细腻的笔触，
深沉真实地记录了转型期普通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
同时，作者把自己真实的身心，印记穿插其中，
让读者感受到文字背后作者的体温、呼吸、心跳和压抑状态下的欲念涌动，
看到作者的生存状态和写作轨迹，
从而使全部文字更具有立体感和亲和力。

I247.7/1435

不安分的 春天

Buanfen de chuntian

王心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PBB77/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安分的春天/王心丽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8

ISBN 7-5321-2734-6

I.不… II.王…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3747 号

责任编辑:张贺琴

装帧设计:周艳梅

不安分的春天

王心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i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60,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册

ISBN 7-5321-2734-6/I·2124 定价: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4742915



- 1 树影幢幢的郊外 / 1
 - 老 歌 / 4
- 2 林间的草地 / 17
 - 蝶 子 / 20
- 3 他的代号叫巫山 / 34
 - 快乐咖啡馆 / 36
- 4 车窗上有两个太阳 / 49
 - 火苗不再颤抖 / 51
- 5 那个雨夜很想做爱 / 69
 - 有一个温暖的秋夜 / 71
- 6 幸福的剪影 / 88
 - 倪妮和倪妮的舞蹈 / 90
- 7 纯情是一把刀子 / 106
 - 陆阿香 / 108
- 8 天是一个巨大的空洞 / 119
 - 倒 影 / 122
- 9 杀死肉身的欲望 / 172
 - 睡觉的回忆 / 174
- 10 红色轨迹 / 190
 - 忘川是一条河 / 192
- 11 野花插在玻璃瓶里 / 210
 - 梭子的爱情生活和情敌霞 / 212

1 树影幢幢的郊外

离开那里已经很久了。往东面看是美龄宫下面的黑松林，灰喜鹊从远处飞来钻进林中，又从林中起飞。往北面看是延绵起伏的紫金山，往东北向看，晴朗的天气能看到中山陵。山上的颜色一年四季不同，晴天雨天不同，一天里天光云影不同，山色也不同。那时候常常凝望着云缓缓地爬上山顶，柔软地盖住山顶，再缓缓散开，像轻柔的薄纱和烟。

那是一个工厂学校的窗口，在那里呆了六年，在那个工厂前前后后的时间加起来大概有十多年。那地方在城市的郊外，叫四方城。明太祖的墓就在梅花山的后面。

以后的人恐怕不会知道什么叫做钳制。不会知道什么是单方面的约定,不会知道人没有选择的困境,不会知道自由无限的世界被做成了格子一样的棋盘,人就是棋盘上的棋子。离开与不离开都由不得自己的意愿。原以为要在那个地方呆一辈子直到退休。后来说离开也就离开了。离开的惟一选择就是离开那个棋盘。

离开的那天阳光很好，白色的水泥大道上移动着灰色的人影，人影移动时脚下感到清凉的风在回旋，踩着自己的人影去车棚推自行车，然后把自行车推下那个三十度的斜坡，骑着



自行车回家。平时从那里到家要花四十五分钟。那次只花了四十分钟。

惟一留恋的是那扇看得到风景的窗口，每天推开窗户能看得到变幻的山影和白云。

还记得第一次到那里去的情形：也是冬天，下了好几天雪，林阴道旁边的竹子被雪压弯了。路上的积雪没有化，公交车开到中山门就不往前开了，从中山门沿那条林阴道走过去。以后很少遇到那样下雪下得十几天不化雪的冬天。喜欢那条有异国风情的林阴道。后来的日子每一天都要经过这条林阴道。厌恶过很多的人和事，却没有厌恶那条路。

现在偶然经过这条林阴道，总想起那些年在这里上班的日子，更多地回想自己年轻时迷漫鲜活的情欲。坦然地认可自己的情欲存在，不是因为身体的关系，而是因为阅读。那些年面对窗外的景色读了很多书，其中有弗洛伊德的两本。因为弗洛伊德情欲变得张狂起来，是荒谬的。根据什么理论去行动更是荒谬。那些年心里一直涌动着的一个妄想：夕阳西下的时候，要在这片竹林里和一个男人做爱，竹林里的枯叶，很松、很软。到处都是动情的景色。

以后的人不会知道，这片离帝王墓地和推翻帝王制的民主先驱孙中山先生墓地不远的地方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工厂，有一个可以供三千人吃饭的食堂，供三千人洗澡的澡堂。对吃饭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对洗澡的印象还是那么深刻。很多人挤在三间雾气腾腾的房间里，灯光迷蒙，一个莲蓬头下站好几个人，所有的女人都是脱光了衣裳走进去。开始不习惯，后

来就无所谓了。小师傅说，女人都是那么一回事，其实女人是很不一样的。经过镜子的时候，总要在镜子前面站一会儿。看自己冒着热气的微红的裸体与她人细微的区别，黑色的头发披在肩头，想画自己。

墙外的小树林里有一个池塘，春天的时候，绿色的水面上落了许多柳絮，林间有一种变色龙的动物，它们在松树下面出没。不咬人。有风吹来的时候，松涛的声音能把人带到很远的地方去。有人在上班时间翻过墙头，在黑松林里交媾，被人逮到，送到厂里的保卫处。

四季恒温的装配大楼里有很多漂亮的年轻女工，为了让国际友人参观照相。她们都是早几年初中毕业经挑选进厂的，进厂的时候有的还不满十六岁。后来来了一批复员军人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工很快就被来自农村的勇猛汉子得手。厂里为了控制每个育龄女职工的身体信息，由厂医院妇产科统一发放卫生纸，每个月每个有月经的女职工都要去领卫生纸检查是否见红。很多喜欢卡夫卡的后来人，不会想到有人在这个角落中阅读了卡夫卡第一本进入中国的小说《变形记》。

在躁动的无处没有眼睛的八十年代，人们以为这样的日子是永远的。可现在这里是废墟，不会有人知道废墟的故事。

老歌

二十年前火葬场还在市内的清凉山下，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儿静静地躺在铺着白布的推车上。据说她死的最后一刻看到风漫卷着白色的窗帘在阳光下飘荡。她无力拉住窗帘的一角，便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乔蕾是自杀的。

那时没有鲜花，火葬场也没有供出租用的塑料花圈。放在乔蕾遗像前的三只花圈全是纸花做的。和乔蕾告别的只有车间主任、车间的工会主任和乔蕾的师傅虹英、乔蕾年迈的养父养母。

那年月刚进厂的青年学员是不能谈恋爱的。乔蕾与一个和她同岁的男孩子谈恋爱，被人告发了。车间党支部书记勒令她回家写检查，这是上午的事，下午她就死了。

乔蕾是虹英的徒弟。虹英比乔蕾早进厂两年，乔蕾死的时候虹英正在明太祖的墓堡上跟同班组青工李国庆谈恋爱。那天上午虹英去厂医院混了半天病假，李国庆上二班要到下午4点钟才上班。虹英记不得是李国庆约自己的还是自己约李国庆的。那天下午天上雷声滚滚，一边出着太阳一边下着雨。阳光穿过破碎的云层，湿淋淋的树叶闪动着刺眼的白光。虹英坐在背阴的地方两手捂着耳朵，眼睛恐惧地望着天空，她怕雷。李国庆站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斜睨着她。



上个星期约会的时候他们钻进了一片竹林,那是一个晴朗的傍晚,他们坐在干枯的竹叶上相互抚摸着对方的身体。先是李国庆受不了了,后来虹英也受不了了。李国庆把虹英按在地上搂抱住虹英的身子,亲虹英的嘴。虹英心里害怕,但又无法抗拒这种来自男性身体的激情和温存。她处女的身体觉醒了,她紧紧地抱住李国庆的身体抚摸着 he 精瘦而结实的腰。李国庆像一条渴望河水的鱼一样,在她的身体上摇摆着,扭动着,挣扎着,寻觅着。他解开了她衣襟上的那排钮扣,当他低下头看她的时候,她害羞地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让我看看你。”他颤抖着声音说。

他问：“为什么？”

渴望他对她做那种事。她感到空,空得像一团烟雾。她怕,凡事都是有后果的。一旦这样的事情被人发现了便臭名远扬了。李国庆的脸色变得十分的沮丧。

李国庆不满地嘟哝道：“既然我们已经定下来了，迟早都是这么一回事。”他松开了她，从她的身上下来，蔫蔫地坐在枯干的竹叶上。

傍晚金色的斜阳穿过婆娑竹叶斑斑驳驳地洒在竹林里，洒在他们的身上。成群的鸟儿在竹林深处叽叽喳喳地叫着。

虹英迷茫地看着李国庆的侧影。后来他们走出了竹林。

雨后的天空出现了半道彩虹，雷声远去了，知了在树梢上鼓噪着。

“今天白裤头找乔蕾到办公室训话了。”虹英告诉李国庆。白裤头是车间书记的绰号。李国庆的目光滑落在虹英的胸口。虹英低下了头。天气闷热，虹英感到颈项里全是黏乎乎的汗，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已的颈项。

“什么事？”李国庆低垂着眼帘问道。

虹英忐忑地说：“因为她和王强谈恋爱的事。”停了停虹英问道，“这事是你汇报给白裤头的吧？”

李国庆沉默。他两手叉着腰抬起头望着天空，阳光斜照在他的脸上，他黝黑的脸上轮廓分明。那半道彩虹依然高挂在天空中，比先前淡了些。虹英以为这事肯定是李国庆向白裤头汇报的，李国庆正在积极争取入党。

“乔蕾哭了，白裤头勒令她回家写检查。”虹英伤感地说。

李国庆愤愤然地说：“她才进厂两个月，厂里规定学员不准谈恋爱。再说，王强那小子一脸傲气。”

虹英打断他的话说：“我刚告诉你的事情你就去汇报了。”

李国庆见虹英生气了便陪着笑脸说：“如果我不汇报，白裤头就会怀疑到我们。”

虹英沉默。

李国庆又说：“那样对谁都不利。”

虹英愠怒：“乔蕾和王强谈恋爱的事只有我知道。”

“你以为别人就不知道了？”李国庆板着脸声音低沉地说，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三只白色的鸟儿从天空中飞过。虹英的心里忧郁得要命。许多年以后虹英的眼前还总是出现这三只白色的鸟儿飞翔的样子。

夜里虹英又梦到乔蕾了。乔蕾坐在绿色的山坡上，虹英看到的是她的背影。乔蕾扎着两根羊角辫，上身穿着桃红色的短袖衬衫，衬衫的样式是二十年前的，窄窄的袖子紧紧地绷在胳膊上。乔蕾的皮肤真白。和乔蕾相比虹英觉得自己的皮肤像没有洗干净一样。蓝天上飘着柔软的白云。正当虹英看得入神的时候，乔蕾突然回过头来朝虹英一笑，虹英吓了一跳，梦便消失了。

夜是黑紫的。虹英想去搂身边的人，床的那一半却是空荡荡的。不知掸子什么时候走的。掸子是虹英小学时的同学，又是同桌。现在是莲花小区便民自选商店的小老板。人的一辈子好像在画圆圈，一圈绕过来从前认识的人又聚到一起了。虹英搬到小区来的第二天到便民自选商店买卫生巾，在收银台结账的时候遇到掸子的。当时收银机出了点小故障打不出卫生巾的价格，掸子叫人到货架上去看。他一抬头看到了虹英。虹英也觉得他面熟，四目相对，还是他先问她：“你是不是叫虹英？”

她慌忙说：“是。”

“我是掸子。”掸子望着她，一脸厚重的笑，“你还记得



我吗？”

虹英也打量掸子恍惚地笑着说：“怎么不认识呢！”她的脸上火烫烫的。她记得童年时同桌的那个大眼睛尖下巴的男孩子，可眼前的却是一个秃顶的已经发福了的中年男人，不过这个男人脸上有那个男孩子的影子。她看着他。他的目光落在那包卫生巾上。

“你才搬到这里来住的？”他问她。

她心里放松了一点答道：“才搬来。”

一个女人大声报了一串数字，他的手指在键盘上跳动了几下，报出价来。掸子的手指又黑又粗，小时候掸子的手肉乎乎的。虹英递过去一张脏兮兮的五元钱，他接过钱放进钱盒中又找了零钱递给她。“以后常来玩。”他对她说。把卫生巾放进塑料袋里递给她。虹英含糊地和他道了声“再见”离开了那店。虹英记不清当时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后来的几天里她天天神魂颠倒，丢三忘四。她的眼前总是掸子的影子，自从那男人和她离婚后她已经独自生活七年了。她和那男人在一起过了六年。那男人是因为她不生孩子才和她离婚的。他老是骂她是不生蛋的母鸡。她到医院去检查过许多次，每次都一切正常。那男人也到医院检查过也是一切正常。终于有一天那男人带一个女人回家来，那女人比她大三岁，也比那男人大三岁，是结过婚又离婚的。那女人生过一个男孩被她前夫带走了。那女人一进门虹英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春兰。”那男人说，他斜眼看着那女人，他目光移到

那女人肚子上说,“她肚子里有了,是我的种。”

虹英死死地盯着那女人的肚子看,恨不得自己的眼睛里射出带火的子弹。她这一辈子都会深刻地记住那一刻的愤怒和耻辱。一辈子都会记住那男人说这话的声音。离婚是讲条件的,那男人把住房和家具都给了她。她用那两小间破旧的平房拆迁时才换到现在的一小单元的住房。那男人和她离婚半个月之后就在那个春兰结婚了。五个月之后春兰为那男人生了一个儿子。虹英听到这个消息后哭了半个月,想想伤心,想想还是伤心。

那男人的孩子这会儿大概已经上小学了。日子过得飞快,可她的生活却像凝固了一样。她从来没有爱过那男人,这不是气话,她真的没有爱过。乔蕾死了以后她就和李国庆分手了。当时李国庆逼着她讲理由,她讲不出来。后来她说:“看到你就像看到乔蕾一样。”李国庆忿忿地说:“这是无稽之谈。”李国庆认为她耍了他。其实她说的是真话。后来有人给她介绍了那男人,她和那男人见了一次面就同意了。那男人姓胡,叫胡大海。她觉得这个名字顺口。她和胡大海半个月约会一次,每次都是胡大海约她的。他约了她十次左右就提出要和她结婚,她同意了。她想和他有身体上的接触。他和她谈恋爱的时候最多只拉拉她的手,她感到不实在。她希望胡大海能像李国庆一样,对她热火些,做出男人的不轨的样子。她揣摩不透他是真不懂她的心还是故作正经。他偶然也斜着眼用怪怪的眼神看她一会儿,看得她整个人都软绵绵的,而他却收住了眼神。



她和胡大海结婚时的嫁妆还是和李国庆谈恋爱时陆陆续续购置的。

如果不是乔蕾,自己肯定会跟李国庆过一辈子的。虹英把脸埋在被子里想。被头上有掸子留下的气味。人的命运是说不清楚的。如果乔蕾当初里外里脸皮厚一点就不会死。李国庆后来找了一个商店里的营业员结婚了。李国庆结婚的时候散了很多喜糖。虹英没有见过那女娃,听车间里去闹洞房的人说,那女娃的样子长得有点像乔蕾,那女娃的父亲在商业局是个不大不小的干部,过了一年李国庆也调到商业局去了。虹英已经七八年没有见到李国庆了,过去在厂里上班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些李国庆的消息:李国庆上电大了,李国庆的老婆生了个女儿……后来虹英不上班了消息也就断了。李国庆的女儿比虹英前夫的儿子要大五岁。

梦中的风景是那样明丽。人如果能在这么明丽的梦中活着也好。但人是无法追随梦的。在遇到掸子之前虹英的梦里常会出现陌生的男人,这些梦醒后都让她又焦虑又羞愧。离婚之前她总是梦到乔蕾。每回一做过那事就非梦到乔蕾不可,有时还梦到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

邻家的钟在黑暗中敲了四下,虹英悲哀的心在沉重而清亮的金属声音里下坠。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掸子是自己找到她门上来的。

那天下午她正在睡午觉,因为前几天到劳务市场去找工作没有找到。身心疲惫得要命,三十五岁以上的女人找工作

就像找丈夫一样难。工作是很多的,适合自己的却没有。迷糊之中隐隐约约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梦。门外的人又敲。

她跌跌冲冲地下床问:“是谁?”从猫眼里往外看。楼道里很黑看不清楚外面人的脸。

隔着门一个沉沉的男声答道:“是我,掸子。”

听到这个声音虹英的心都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我穿衣服。”她慌张地说。于是她回到房里穿衣服。越慌乱越慌乱,衣服和裤子都不知道怎么穿是好了。她终于穿好了衣服,整理好了床,去开门。

掸子进来了。虹英站在门边不知道门是该开着还是该关上。

“把门关上。”掸子轻声说道。

虹英关上门,她的心头感到莫名的温暖和舒畅。自从那男人和她离婚后就没有男人这么对她说话过,“你坐。”她对掸子说。

掸子环顾着她的房子。她房里的家具还是十几年前和胡大海结婚时的家具。这些家具在那时候也是很普通的。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她仰着脸问他,又像回到上小学的时候。

他微微斜视着她说:“我要想知道的事情总会知道的。”他得意地笑着。样子还像小时候一样调皮。这调皮和他成年男人的脸显得不相称。虹英还是觉得蛮顺眼。

“你坐,”她看着他的脸笑。

“这房子没有装修?”掸子问道。他看了看桌子旁边的一



张样式陈旧的木头椅子坐了下来。

“我一个人住，马马虎虎。”她红着脸说。

他用困惑的目光看着她。

“我和他离婚了。”她含糊地说，把头扭向一边躲开他的目光，“哦，我去为你倒茶。”她转身去为他倒茶。家里没有茶叶，她为他倒了一杯白开水。她把杯子端到他的面前放在桌子上，“就是白开水，我失眠，家里没有买茶叶。”她笑着说，泪水在眼眶里转。

他沉默。低头看着杯中冒着热气的白开水。许久，问道：“孩子呢？他带着？”她咬了咬嘴唇说：“我和他没有孩子。”

掸子抬头看了她一眼。

“我和他离了已经好几年了。”虹英说。她望着灰白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个小小的黑点在移动。可能是个小小的甲虫。

“没想再找一个人？”

虹英摇了摇头，泪水夺眶而出。这么多年来她从未当着人面哭过。她先是小声抽泣，随后失声痛哭起来。她知道这时候不该哭，但是她克制不了自己。她想把自己经受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却无从说起。

掸子站了起来。她以为他要走。她抬起头来泪眼汪汪地看着他呜咽着说：“对不起，我从来不当着人面哭的。”

掸子走到她的身边温柔地握住她的手，他抚摸着她的手，安慰她。

“我的命太苦。”她说。人活到这种地步是很没有脸面的。

尽管没偷没抢，没有做不地道的事。当着童年时的同学面这么狼狈，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点值得骄傲的地方，原先是有丈夫的，丈夫跟别的女人去了，原先是有工作的，工作也不知不觉地没有了。

“从今天起你就转运了。”掸子捏了捏她的手。他低着头看她。他的目光里全是同情和体贴。

虹英茫然，苦笑一笑，泪水又流了出来。他抚摸着她的背，她渐渐地平静下来。她低着头站在他的面前像一个丢失了书包的小学生。

“你老婆和你一起开店？”她问他。

掸子不好意思地一笑说：“她不，她上班。”

“她们单位效益好？”

“事业单位就这样。”掸子不经意地说。

虹英心里失落。命好的人怎么都命好。邻家的钟，当，当，当，敲了四下，“我以为你和你老婆一起开店呢。”她说。

“店里的女人是我二妹，还有一个女人是雇来的。”掸子低头看着她轻轻地说。他不知不觉地搂住了她。

虹英听了掸子说这话心里一动，如果能到掸子店里去打一份工也好。

掸子抚摸着她的身体。虹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男人这么抚摸了，她感到又舒服又心酸，晕晕乎乎之中感到有了依靠。虽然这个依靠也空也虚，但总比梦要实在些。掸子低下头来亲她，她难为情地推开他说：“你看，我都老了。”

掸子愣了愣说：“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那个女人